

从电器工程师到手工皮艺师 一双巧手 一个世界

1975年出生的陈庆焕有着一双巧手和一颗匠心，朋友们都称他为陈师傅。他曾做过办公电脑维修，后来转行成为电器工程师，如今又干起手工皮具制造，一双巧手让他顺利跨越不同行业。

陈庆焕对皮艺师心怀敬仰。如今，他也像自己崇拜的皮艺师一样，用双手打造出一件件富有灵魂和生命的皮具。他家中收藏的皮带、表带、钱包、公文包、钥匙包等皮具，都是他潜心摸索的成果。

每一件皮具都独一无二

陈庆焕是洞头大门岛人，1995年来到柳市。

之前，他曾在四通电脑公司担任维修部经理。后来，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的他去电光防爆担任过变压器电气工程师。

陈庆焕的爱好很多，他总能把爱好变成特长。他喜欢摄影，对黑白暗房颇有研究，曾在温州办过个人专题黑白摄影展；他还是音乐发烧友，制作出一台台高保真电子管放大器。

每一次涉足不同的领域，陈庆焕都倾尽心思，从中感受到了动手创作带来的乐趣。

2008年，痴迷于机械手表的陈庆焕对皮具产生了兴趣。一条鳄鱼皮表带的价格在1000-3000元之间。说实话，我确实舍不得花这个钱，但又不想买街货，索性就自己做吧！他说，皮具制作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，之前没有接触过，他开始去阅读相关的书籍。渐渐地，他对皮具制造产生了兴趣。

做每一件事情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得有模有样。他望着一件件优质的皮具作品，仔细观察，研究用料，查看纹路，等心中有谱，再动手尝试。

陈庆焕的第一件成品是一个棕色牛皮小手包，可容纳手机、香烟、钥匙等随身物品。这个小包足足花了他一周的时间。我自己觉得这个小包还没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但亲友听说是我做的，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神情。陈庆焕有些得意。此后，每当一件新的皮具作品完成时，自豪感和满足感都会涌上心头。

做得多了，工艺渐渐成熟。陈庆焕常望着作品感叹，一张皮经过裁剪、缝合、打磨后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渐变的岁月之痕和沉淀的时光之韵极富魅力。每件作品都是一个延续的生命，新生的脉搏在皮具纹路间跳动，这更像是一次重生。

一有灵感，马上试验

在陈庆焕的工作室里，陈列着一个工作台，上面摆放着打孔工具、裁剪刀具和皮料。

从选料、画图、打样、裁剪到最后成形，每个细节他都要做到尽善尽美。细到每一个针孔的落脚点、每一个间距，他都反复斟酌，直到找到最完美的落点。

我会反复琢磨制作工艺上的细节。每当冒出新的想法，我会立刻去试验，哪怕已是深更半夜。在陈庆焕的工作台上，笔者见到一张白色小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间隔距离、用料长度、厚度，下针角度等数据。皮腰带或表带打孔个数是有一定讲究的，一般是奇数，大多会打5个孔。他如数家珍地说着实践中得出的经验。

陈庆焕是一个乐于挑战的人，在众多皮具里，他尤其偏好手表带的制作。一副小小的表带工艺繁多，包括选料、下料、厚薄整型、缝合、修边等工艺。表带的体积小，所需材料却很讲究。首先得选择对皮，一般鳄鱼皮的断凹处不可作为手表带的头。其次，纹路的选择也很重要，要由大到小，从疏至密依次排列。陈庆焕说。

除选料讲究外，制作工艺也要精细严谨。陈庆焕说，要将牛皮作为表带里面的填充物，依次由厚到薄分布，再由小刀片将其削薄，一针一线缝合，套上表环，此时可见表带的雏形。最后还要对皮边进行修饰，经过细致的打磨，去除毛边后，上边油、润色、打孔，安上金属件，表带才算完工。为了让表带更贴合手腕，他在表带缝合过程中，有意识地让表带呈自然弯曲的弧形状态。

陈庆焕不喜欢一味地模仿大牌产品，他更偏爱于大胆创新。每一件手工皮具都包含制作者的创作内核，富含不同的个性。

一边照料儿子，一边手作皮具

这几年，陈庆焕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，他的儿子被查出患有疾病，这些经历虽让他感到痛苦，但没有削弱他的意志，相反让他学会如何当好一位父亲。

2011年，陈庆焕辞去工作，在家专门照料儿子，并开始以制作手工皮具为职业。既为了生计，也为了发展兴趣。他说。

在妻子眼中，丈夫是个不怕麻烦的人，丈夫的这门手艺常让她感到倍有面子。她一年四季换用的皮包、手表带、皮带等皮具，都是出自丈夫之手。当亲友听说这些皮具是出自陈庆焕之手时，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。

每当订单不多时，陈庆焕会去琢磨为什么自己的作品不吸引人。当听到有人质疑他的作品不像手工做的。陈庆焕笑了：这说明工艺的精细程度和机械制造的无差别，肉眼难以分清。

陈庆焕的理念与很多人不大相同，他认为：手工皮具要做精，而不是做大，要注重提升品质，而不光惦记着赚钱。

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这是陈庆焕独特的经营理念，他认为只要自己的工艺足够纯熟，每一件精美的手工皮具自然会找到主人。

陈庆焕说，一个大包要耗时60到80小时，一条表带则要耗时7到8小时。由于手工制品耗时长、价格高，很多人宁愿选择批量生产的机械物品。每一件手工皮具都拥有机械物品所不具备的品质，凝结着慢条斯理的手造智慧、灵感。每一件都是一件孤品，独一无二，随着时间的沉淀，愈发显得珍贵。陈庆焕说。 陈露文/摄

